

# 张利宝老师的书德和书艺

王涛



张利宝，号曲江墨轩，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研究院艺术委员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书法艺术委员会会员，陕西省慈善书画研究会研究员，陕西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安康市老年书画协会顾问，安康市楹联学会副会长，安康市书法家协会艺术顾问，安康市慈善书画研究院顾问。

勤于临池，潜心研习，故真、行、草皆能，尤擅长工楷及小楷，近年来常有作品入展省内外及全国大展，并多次获奖，入编多部册集。其作品被泰国、香港等地民间及浙江湖州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收藏。2007年“道德经”国际论坛组委会将其《道德经》小楷十米长卷定为特赠礼品赠国际友人。近年来，多次应邀为梅州叶剑英纪念馆、美国唐人街东来寺、梅州大佛寺、梅州客家天下景区、福建灵岩寺书写楹联，并连续两次获安康市文艺精品政府奖。

我是4月27日下午接到一通电话，才知道张利宝老师在当日参加书法公益活动时突发脑出血。从送往县医院救治到转诊市中心医院抢救，因脑室溢血过多和年龄大又曾做过心脏支架手术不得不放弃手术治疗，再到张老师当夜10点15分离世。我虽在医院全程协助救治，和亲友们守护在他身边，却实在难以相信和接受眼前的无常境况。从前与张老师的往事，如电影镜头般在我脑海里回放。

这几天，想写那些沉淀在记忆深处的故事，却感到无从下笔。就以2020年我参加张老师的作品捐赠活动写的旧文，略加改动，以表达我的追念。

张利宝老师是我的良师。我小时候就知道张老师，但我真正走近并了解张老师，是从建设三沈纪念馆前后开始的。二十年来，张老师在在我心中很重。张老师将50幅作品捐给县里，我很感动，更感钦佩。他是继沈华先生之后，第二位将大量作品捐给县里的书家。他们无愧于“德艺双馨”的称号，为汉阴文艺界带了个好头。

县里举办纪念沈尹默先生诞辰137周年的系列活动，包括张利宝老师研讨会，邀我参加，我很惭愧。因为我对书法实在知之甚少。尽管如此，我还是盲人摸象，说说我所认识的张老师。

先说与书艺有关的一段往事。大概是15年前，汉阴中学还在老校址时，曾请张老师题写校名，张老师建议集沈尹默先生的字。他选用了沈尹默先生小楷作品中集的四个字，拿去让打印店放大成斗大的字，好让学校按一比一的比例请工人雕刻。打印店老板说，小楷放大几十倍，字体肯定会变形，根本用不成。张老师坚持让他们试试再说。谁知将沈尹默先生小楷字放大到五六厘米大后，不仅形体丝毫未变，而且风神潇洒，更见精神。校名刻好后，人人夸好，连北京大学前来汉阴参加书展活动的王岳川教授和卢永麟教授都赞叹不已。而张老师说，他尝试着将其他人的小楷放大，全都走形变形。为什么会这样？张老师分析说，沈尹默先生精研笔法，认为笔法是书法的根本大法，而笔锋中锋又是笔法的根本大法。因此，他在楷书的书写中更讲求笔法的使用，徐疾、提按、使转无不用意，特别是小楷更是一丝不苟，点画方圆兼备，阴阳向背神妙，行笔起收有致，故其小楷放大数十倍丝毫不变。我觉得，张老师真有好眼力。

这使我我不禁想起18年前，我远赴沈阳请杨仁恺先生题写汉阴三沈纪念馆名时，杨仁恺先生对沈尹默先生书法的评价。杨仁恺先生说自己抗战时期在重庆，通过谢无量和尚稚柳两位先生，认识了沈尹默先生，见过沈尹默先生大夏天光着上身只穿一条肥肥大大的裤子在闷热的屋里写字的情形。他对我说，谢稚柳先生等人对沈尹默先生书法的评价是公允的，他还认为唐以后千百年来，若论楷书沈尹默先生当属第一。古之善书，往往不知笔法。米元章说：“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钟之法，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沈尹默先生曾日夜临写北碑十数载，却在碑学碑体行将没落的惶恐担忧中睹见唐碑的神安气象，又害怕自己临习北碑和颜楷久了，下笔便敦厚持重，失了笔锋提按使转的飘逸轻灵，又在褚遂良处讨生活。年过半百始主攻行书，兼取颜、黄、米诸唐宋名家，出入晋、晋、晋碑于帖，探幽发微，博采众长，终成一代宗师。他挟数十年临池功力，以其毕生的书法实践，系统阐释了历代书家笔法、笔势、笔意及书论，成为科学笔法理论归纳总结的始创者。他认为：“我国书法中，最紧要的和最需要详细说的就是笔法。”又说书法要有前人的法度，时代的精神，个人的特性，并说我们应该比前人写得好。张老师极推崇沈尹默先生书法，对《沈尹默论书稿》《二王法书管窥》《沈尹默讲书法》和沈尹默书录并释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等书法论著用心研读和临习。这些凝聚沈尹默先生毕生心血和前贤书学秘籍的论著，我先后买过不少推介人研习。我多次听到张老师告诉我研读的感悟和收获，他说：“沈尹默先生阐释的笔法太精妙了，真不好学！你看他的捺笔变化多姿，我用了一年多时间临习揣摩，笔下才有了感觉。”我听作家方英文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可见张老师真正做到了对前贤书论用心研读，用心临习。他在这上面用功之勤，用功之久，为我在汉阴时所仅见。

其实，沈尹默先生在谈书法的文章中说过，自己临习捺笔的各种写法，曾用了整整八个月。我想，张老师这么看重笔法，一定是他坚信沈尹默先生所说的：笔法是书法的根本大法。他自觉坚守书法的传统，他的书艺也在对传统笔法的坚守中创新，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王岳川和和卢

永麟两位教授，是北大中文系名师，一位执掌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一位做过北大中文系副主任，书法皆俱功力。他俩在看了汉阴文庙正门上“尚德崇文”的匾额后，以为是选取宋人的字，当张老师告诉他们他们是自己的拙笔时，他们都顿时钦佩不已。但张老师从不认为自己的书艺有多好，在时常被人称作书法家时，他自称自己连“写字匠”都算不上，不过是自幼喜爱书法，对前贤心慕手追而已。他说：“连沈尹默先生晚年都说自己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我有什么资格称书法家？”他借借此表达的，是对书法艺术的敬畏和对书德的孜孜以求。

古人讲，文以载道。其实，书亦载道，因为书法自然，书即教化。很多人重视书法技法的提升，却往往忽视了书德的修养。我看过沈尹默先生有关文章中讲，很多人都来向他请教怎么写字，却很少有人问他该怎么做。而他认为：“学习书法，学习书法要先学习做人，书法技巧固然要下功夫钻研，文学艺术的陶冶也不可少，但道德品德的修养更为重要。”他在晚年十分忧虑自己和练习书法者迷醉于各种名声和利益，乃不时警醒自己。我在三沈纪念馆第二次陈列布展时，特意将沈尹默先生有关书德的这段话，作为他的书学格言之一醒目地陈列在展厅，得到张老师和众多名家的认可。

崇德尚文，是张老师对汉阴民众价值取向最精准的概括，也映照出这方水土耕读传家的民风。而在汉阴乃至更大范围，张老师的书德可谓有口皆碑。大家研讨张老师作品，不仅是因为张老师的书艺，更因为张老师的书德。

张老师对书德的捍卫和弘扬，让我受益良多。无论是筹建三沈纪念馆最艰难的日子，还是建馆之后全国各地书家及各界人士纷至沓来考察参观，无论是协助县里宣传、文旅部门日常的一些工作，还是倡导并身体力行给城乡中小学义务上书法课，抑或给老年大学书法班授课，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寒来暑往为城乡群众写作品，张老师总是不辞劳苦，不计名利，不感荣辱。县里时常有大量与书法有关的工作需要有人做，包括在所需求处题写墨迹，与到访者交流，被爱好者索书，等等等等，烦琐纷扰异常。当年有很多老师都很热心，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但我在县里工作期间，添麻烦最多且无报酬可付的，还是张老师。

书法是中华民族最美丽的面容，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举世公认的汉文化密码。汉阴是三沈故里，书法文化源远流长，民众有喜爱书法的传统，历史上这里名家辈出，是中国书法不可或缺的一方重镇。在这里，无论老幼，无论男女，也不分阶层，大家都以习字为乐，相互切磋探讨，褒贬臧否都在谈笑之间。县里又兴修汉阴书院，开辟书法艺术展馆，让人心向往之，乐之陶之。听说县书协如今已有会员1000余人，光省书协会员就有数十人。家乡书坛如此兴盛，我更感怀沈尹默先生当年在民族生存和文化危亡之际对中国书法传承振兴之功，感念张老师等人在大师故里奔走相传书法薪火的筚路蓝缕之辛。文兴盛世，书兴盛世，若尹默先生昆仲看到故里书苑发新吐芳，一定是喜闻乐见欣慰之至吧。

又是一个癸卯春暮，张老师带着手上的墨香，还有一副未完成的作品走了。我相信，他一定是去赶赴又一场书法的雅集。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瘦竹藤斜挂，野老草乱生。林高风自健，苔滑水空流。”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斗方·山居杂诗”。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扇面·闻鸡起舞”。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小楷·灵飞经 临范”。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小楷·东鲁门泛舟”。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行书·酬张少府”。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行书·转疑是山阴雪后来”。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行书·日落沙明天倒开”。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行书·动水澄迴轻舟泛”。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行书·转疑是山阴雪后来”。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行书·日落沙明天倒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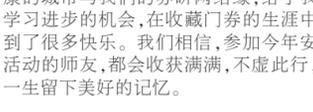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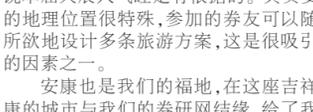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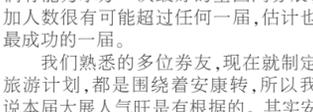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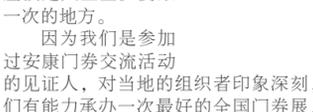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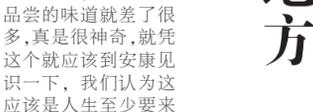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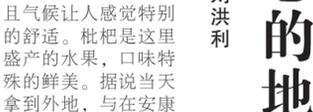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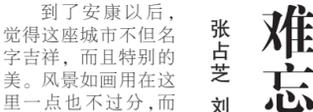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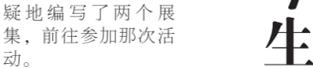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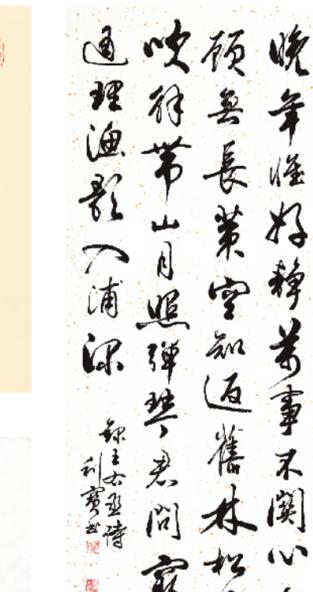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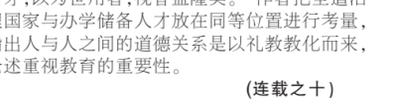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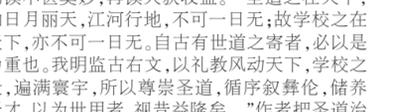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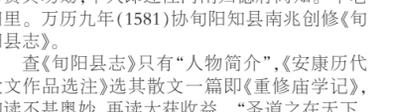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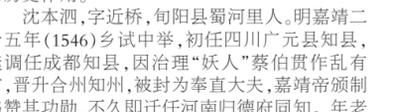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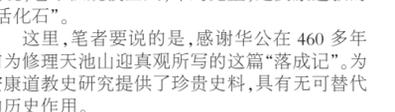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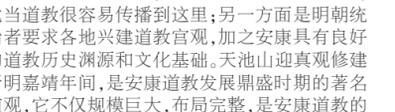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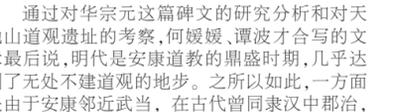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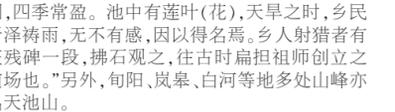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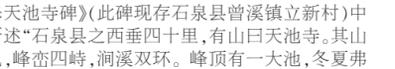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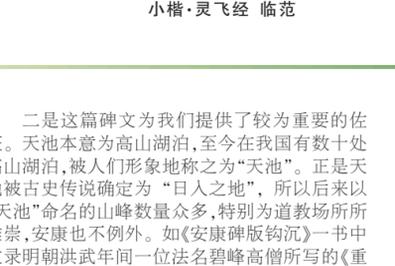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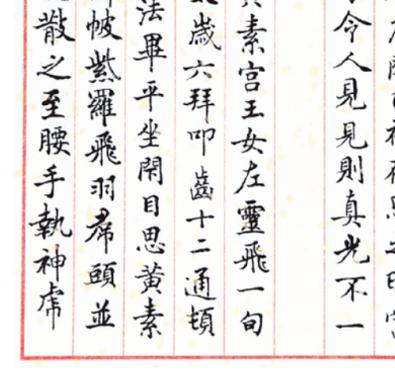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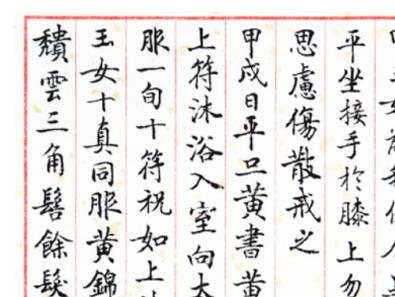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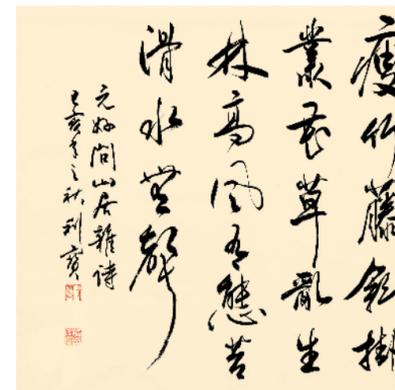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行书·动水澄迴轻舟泛”。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行书·转疑是山阴雪后来”。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行书·日落沙明天倒开”。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行书·动水澄迴轻舟泛”。

张利宝书法作品，内容为“行书·转疑是山阴雪后来”。



卢云龙

## 第四节 安康本籍作家的散文实绩

据丁文先生在《安康文学史话》一书中考证：隋唐时期，安康籍作家写有散文作品且有史可考的有三位——

第一位是隋代的何妥，字栖凤，生卒不详。曾任隋文帝的通直散骑常侍，他是文学家又是周易专家、经学大家和音乐理论家。著作甚丰，有7种41卷，主要文学专著是《何栖凤文集》10卷，《周易讲疏》13卷，《孝经议院》13卷等。另据《安康县志》“人物卷”载：何妥，南北朝时西城（今安康人）。而《安康历代名人录》未录此人。

第二位是李袭誉，字茂实，北周安康郡公李迁哲之孙，山南豪族。自幼聪明练达有识度，为人庄重严肃，知晓军事，颇有战功，以文治武功官至太府卿、凉州都督。一生著书3种，有《江东记》30卷，《五经妙言》40卷，《忠孝图》20卷。

第三位是李怀俨，为李袭誉之子，以文才著称，官至兰台侍郎，受命编撰4部书以进，因文字不洁获罪贬为郢州刺史，不久召回任礼部侍郎。他是安康最早的专职编辑家和最早的文字狱受害者。

笔者以为还有一位是怀让，俗姓杜。初在荆州（今汉滨区）万春寺出家，后从佛门六世祖慧能学法。开南岳一系，世称南岳怀让。南宗禅成了中国佛教禅宗正统，影响远播朝鲜、日本。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儒家、法家、道家等学派的大宗师，他们为学术而著文，留下传世名篇，这位佛学一代宗师是将方块字排列成散文佳作的文才，枯燥的教义借优美的文采而传布海内外。他的弟子将其法语编录成《南岳大慧禅师语录》通行于世。

以上可以看出，迨至隋唐时代，安康出了散文作家，出了散文作品，作为地域文化的安康文学已渐具雏形。

安康宋元时期散文传世不多，仅有杂记类的叙事写景散文及碑志等。两宋年间，因灾年和兵燹，人才流失，安康文学跌入低谷，几无值得称道的本地作家。到了明清时代，因安康出现几次移民浪潮，几次大规模的经济开发，人口大增，经济

复苏，安康的教育也初具规模，有县学、有书院、有学塾，多种形式的办学，造就了一批人才。据统计，安康县元代只出了1名进士，明代考取进士6人，举人22人。清代计有进士15人，举人60人。不少士子进入文学圈内，以文会友，著书立说，创作出不少散文力作，就安康地区而言，若前朝仅仅是文人聚会，那么明清时期则已形成实实在在的安康文坛。上节已摘出客籍作家的散文作品一简评，本节则重点推介本籍作家的散文力作。自然，这里所说的“作家”仅是一种称谓而已。

首先要推出的是鲁德之，金州秦郊人，字望溪，晚号梦觉道人，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进士，官湖广监察御史，因刚正不阿，忤了权贵，以弹劾珉王罪下狱，获释后补知府，出任江西吉安知府，工古文诗词，书画两精，深通儒术，撰有《望溪文集》8卷，《周易管见》2卷，《诗集》6卷，《奏疏》2卷，《杂著》1卷传世。晚年右臂麻木，因疾辞归。

鲁德之的散文不少，但从《安康艺文大观》《安康文学史话》《安康碑版钩沉》《安康历代散文作品选注》等文史书籍中，仅仅查到两篇。收入《安康县志》的只有《长春堤记》，另一篇《安康桥记》在其他书籍中均有收录。俗话说，窥一斑而知全豹。在此仅就《长春堤记》作一述评。《续兴安府志·建置》载：“长春堤，在州东一里，其北名白龙堤，其南名长春堤，实一堤也。……如陈施二沟之水下流则启闸，以疏其势，如汉江黄洋河两上涌则闭闸，以遏其波。”长春堤收到防洪之效，自然该勒石以记。一般的记事碑文总是详叙工程始末，泛泛赞扬某人功德。而鲁德之的散文挥洒自如，语言异常明晰简洁。这篇《长春堤记》更是别具一格，全文纳入“答客问”式的框架，有造堤经过的叙述，有对工程效益的评估，有论理，有描写，寥寥285字，篇幅只相当辞书的一个辞条，但传递的信息量大，且起承转合，错落有致，结构紧凑，一气呵成，其艺术功力不凡。难能可贵的是是一篇区区285字的短文还用了70多个字粗线条勾勒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父母官形象。金州牧郑福视

察洪突，“于兹下车，闻之惻然，念之”；他没空口许诺，而是勤勉从政，待“政举民安”，才“于农隙选民夫一千余，亲督役筑之”；同时建二亭，以表明“不忘忠孝之义”。这个官员将“爱民”与“忠君”、“孝敬父母”统一起来，就区区几十个字竟将郑福的思想情感及政绩和盘托出。

华宗元，《安康县志》“人物”卷与“艺文”卷均无记载，《安康历代散文作品选注》上也只有9个字的简介；安康人，明癸卯科举人。查遍所有涉安文史资料亦无收获。后在《安康文存》（甲午卷）中，看到刊于《安康文化》季刊2014年第1—2期何媛媛、谭波才合写的《天池山道观遗址考略》一文中，有关华宗元的详细介绍：嘉靖二十二年（1543）举人，授河南杞县知县，清廉恭俭，慈祥恺悌，尤重学校，尝捐俸金建学校3处，并自购书籍，亲自讲解。在任三年，人称循良。因母老多病，告终养解组归。又因金州僻在一隅，士子学习少见经书全籍，华宗元倾资资助，遂成一时盛举。为了保存经籍，邑人拓地建“尊经阁”贮之。宗元又善属文，撰有《修理天池山迎真观圣殿落成记》传世。

华宗元这篇碑文刊刻后，碑存今汉滨区关家镇乌龟堰村的天池山道观遗址（俗称无梁殿内）。由于漫漶严重，字迹模糊不清，碑文已收录于《安康碑版钩沉》一书。

为什么笔者要费尽心力推介华宗元的这篇碑文呢？首先因为这是一篇文笔优美，叙事周详的好散文。“金州古安康地，城东南五十里有山曰天池山也，是名山也。为其地原有灵河水也。其地则山环水绕，云飞烟旭，草木发幽谷之香也，水映长久之色，诚秦头楚尾之一奇特也。”足见，天池山自古为安康一名山。不仅风光秀丽，而且藏天地之灵气，因山顶有灵河水而得名。天池山道观始建于明中期，旧曰“殿宇富丽”，“圣像辉煌”，香火旺盛，为金州一观。文“文革”时期，遭人为破坏，建筑及附属物几乎全部毁尽。它是武当山道教传播的著名道观，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在安康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是这篇碑文为我们提供了较为重要的佐证。天池本意为高山湖泊，至今在我国有数十处高山湖泊，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天池”。正是天池被古史传说确定为“日入之地”，所以后来以“天池”命名的山峰数量众多，特别为道教场所所推崇，安康也不例外。如《安康碑版钩沉》一书中收录明朝洪武年间一位法名碧峰高僧所写的《重修天池寺碑》（此碑现存石泉县曾溪镇立新村）中所述“石泉山之西垂四十里，有山曰天池寺。其山也，峰峦四峙，涧溪双环。峰顶有一大池，冬夏弗涸，四季常盈。池中有莲叶（花），天旱之时，乡民祈泽降雨，无不有感，因以得名焉。乡人射猎者有获残碑一段，拂石观之，往古时扁担祖师创立之道场也。”另外，旬阳、岚皋、白河等地多处山峰亦名天池山。

通过对华宗元这篇碑文的研究和对天池山道观遗址的考察，何媛媛、谭波才合写的文章最后说，明代是安康道教的鼎盛时期，几乎达到了无处不建道观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安康邻近武当，在古代曾同隶汉中郡治，武当道教很容易传播到这里；另一方面是明朝统治者要求各地兴建道教宫观，加之安康具有良好道教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天池山迎真观修建于明嘉靖年间，是安康道教发展鼎盛时期的著名道观，它不仅规模巨大，布局完整，是安康道教的“活化石”。

这里，笔者要说的，是感谢华公在460多年前为修理天池山迎真观所写的这篇“落成记”，为安康道教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沈本泗，字近桥，旬阳县蜀河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乡试中举，初任四川广元县知县，继调任成都县，因治理“妖人”蔡伯贵作乱有方，晋升合州知州，被封为奉直大夫，嘉靖帝颁制书赞其功绩，不久即任河南归德府同知。年老归里。万历九年（1581）协旬阳县南兆创修《旬阳县志》。

查《旬阳县志》只有“人物简介”，《安康历代散文作品选注》选其散文一篇即《重修蜀山记》，初读不甚美妙，再读大获收益。“圣道之在天下，如日月丽天，江河行地，不可一日无；故学校之在天下，亦不可一日无。自古有世道之寄者，必以是为重也。我明监古石文，以礼教风动天下，学校之设，遍满寰宇，所以尊崇圣道，循序叙彝伦，储养贤才，以为世用者，视昔盖隆矣。”作者把圣道治理国家与办学储备人才放在同等位置进行考量，指出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是以礼教教化而来，论述重视教育的重要性。

（连载之十）

几年前，我们收到安康门票展组委会的邀请时，还不知道安康在哪个省份，后来查了百度上的资料，才对这个地方有了一些了解。半信半疑地编写了两个展集，前往参加那次活动。

到了安康以后，觉得这座城市不但名字吉祥，而且特别的美。风景如画用在这里一点也不过分，而且气候让人感觉特别的舒适。枇杷是这里盛产的水果，口味特殊的鲜美。据说当天拿到的外地，与在安康品尝的味道就差了很多，真是很神奇，就凭这个就应该到安康见识一下，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人生至少要来一次的地方。

因为我们是参加过安康门票交流活动的见证人，对当地的组织者印象深刻，他们有能力承办一次最好的全国门票展，参加人数很有可能超过任何一届，估计也是最成功的一届。我们熟悉的多位券友，现在就制定了旅游计划，都是围绕着安康转，所以我们说本届大展人气旺是有根据的。其实安康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参加的券友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多条旅游方案，这是很吸引人的因素之一。

安康也是我们的福地，在这座吉祥安康的城市与我们的券研网结缘，给了我们学习进步的机会，在收藏门票的生涯中得到了很多快乐。我们相信，参加今年安康活动的券友，都会收获满满，不虚此行，给一生留下美好的记忆。

礼赞二十大·秦游山水间  
全国第21届旅游门票收藏展

今生难忘的地方  
张占芝 刘洪利